

|名家选集卷|

张岱集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名家选集卷

张岱集

一明一张岱一著 姜光斗一解评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学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岱集 / (明) 张岱著; 姜光斗解评.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10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名家选集卷)

ISBN 978-7-80598-890-0

I. 张… · II. ①张…②姜…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明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1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7738 号

张岱集

著 者: (明) 张 岱	解 评 者: 姜光斗
责任编辑: 朱慧峰	审 订 者: 杨 淮
封面设计: 敬人工作室	版式设计: 敬人工作室
责任校对: 朱慧峰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电 话: (0351) 4956036 (咨询) 4922268 (邮购)

传 真: (0351) 4922102

网 址: www.sxskcb.com

邮 编: 030012

E-mail: fxzx@sxskcb.com

印刷装订: 运城日报社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598-890-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荣 获

新闻出版署优秀畅销书奖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普及读物奖
第十七届晋版优秀图书一等奖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诸子百家卷



《诗经》 《楚辞》 《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 《老子》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孙子兵法·尉缭子·鬼谷子》
《墨子》 《周易》 《山海经》 《吕氏春秋》 《三十六计》

名家选集卷



《三曹诗集》 《陶渊明集》 《王勃集》 《孟浩然集》 《高适集》
《王维集》 《李白集》 《杜甫集》 《岑参集》 《韩愈集》
《白居易集》 《刘禹锡集》 《柳宗元集》 《元稹集》 《李贺集》
《杜牧集》 《李商隐集》 《李煜集》 《柳永集》 《欧阳修集》
《王安石集》 《苏轼集》 《黄庭坚集》 《秦观集》 《周邦彦集》
《李清照集》 《陆游集》 《范成大集》 《杨万里集》 《辛弃疾集》
《姜夔集》 《元好问集》 《文天祥集》 《唐伯虎集》 《李贽集》
《三袁集》 《张岱集》 《傅山集》 《纳兰性德集》 《郑板桥集》
《袁枚集》 《龚自珍集》

史著选集卷



《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资治通鉴》

综合选集卷



《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千家诗》《古文观止》
《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唐宋八大家文选》《明清小品文选》

笔记杂著卷



《蒙学六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格言联璧》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世说新语》《曾国藩家书》《金刚经·坛经》
《菜根谭·小窗幽记·幽梦影》《浮生六记》《闲情偶寄》《近思录》
《徐霞客游记》《古代书信精选》

戏曲小说卷



《元杂剧精选》《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今古奇观》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封神演义》《话本小说选》《文言小说选》

智者慧之府
經路之舟
可讀為藏
身經之引

九十年
姚莫中



·山西大学教授姚莫中先生为《中国家庭基本藏书》题词

前言

名家选集卷

张岱集·前言



张岱(1597—1689),初字宗子,后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居剑州(今四川剑阁),所以张岱有时自称蜀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高祖张天复,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以武功显,被云南沐氏陷害,差一点获罪,其后即退隐镜湖别业,啸咏纵饮其中,直至去世。曾祖张元忭,著名理学家,王阳明再传弟子,并以诗文闻名于当时。祖父张汝霖,官至兵部郎中、江西布政司参议。父亲张耀芳,为鲁王府长史。叔父张联芳,著名画家,与董其昌、李流芳齐名,曾任扬州郡司马。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他受到了很好的熏陶。

张岱从小就极聪明,八岁时他在杭州见到跨鹿游览的著名文学家陈继儒。陈要考考他,指着屏风上的李白骑鲸图,出了上联:“李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要张岱对下联,张岱立即对上:“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陈继儒极为高兴,连连夸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他“灵隽”，称他为“小友”。

张岱早年生活豪华，一生从未做过官。他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自为墓志铭》）

他又好交游，文人学士、贵胄子弟、名妓娇娃、僧道隐士、达官勋戚等，都是他交游的对象。他的前半生，主要在绍兴、杭州、南京、苏州、扬州等地游览，或纵情山水，或啸歌吟咏，或纵酒携妓，或品味美食，或观戏听曲，或怀古凭吊，过着锦衣玉食、逍遥快乐的生活。

明亡以后，他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他只能布衣蔬食，有时甚至断炊。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清兵攻下浙东以后，他曾经想跟伯夷、叔齐一样绝食而死，但一方面由于《石匱书》等著作尚未完成，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性格比较软弱，终于隐忍着活了下来。他的这种心态，曾毫不隐瞒地在《自题小像》中表露出来：“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琅嬛文集》卷之五）在自嘲自解中不难体会他那复杂而痛苦的心情。从顺治三年（1646）起，他便隐居在剡溪卧龙山（他自称为“琅嬛山或琅嬛福地”），潜心著书。他在八十一岁时所写的《蝶庵题像》中不无解嘲地说：“嗟此一老，背鲐发鹤。气备四时，胸藏五岳。禅既懒参，仙亦不学。八十一年，穷愁卓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沉醉方醒，恶梦始觉。忠孝两亏，仰愧俯作。聚铁如山，铸一大错。”（《琅嬛文集》卷之五）其实，他并没有错，在那种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写成了那么多著作，为后代子孙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产。他的著作有《石匱书》、《石匱书后集》、《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冰雪文》、《义烈传》、《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张子诗秕》、《夜航船》、《瑄朗乞巧录》、《古今义烈传》、《於越有明一代三不朽图赞》等多种。可惜的是，现仅存《石匱书》、《石匱书后集》、《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张子诗秕》、《夜航船》等数种，其他或散佚了，或不全了。但仅就现存的这几种保存完整的著作来看，张岱不愧为明末清初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和史学家。

《石匱书》是张岱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写成的一部明代断代史书，它上自洪武，下至天启，共 282 年。张岱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阙勿书”（《石匱书自



序》，见《琅嬛文集》卷之一）。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仰慕张岱的文才，以礼聘请他，被张岱拒绝了。后来，谷应泰用五百两银子收买了《石匱书》手稿，据此编成《明史纪事本末》。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九》载：“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匱藏书》。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又称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按，即《石匱书》）两家具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张岱又用剩馀下来史稿编写成《石匱书后集》，共63卷，记载了从崇祯朝到小明王朝覆灭的历史，对清兵入关后残酷屠戮的行为进行鞭挞，对被杀的爱国志士寄予无限的同情。由此可见张岱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张岱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更大。最突出的是《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这两部散文集。《陶庵梦忆》共一百二十馀篇，都是回忆过去他亲身经历的豪华生活的。伍崇曜在跋文中曾说：“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虽间涉游戏三昧，而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恣，几令读者心目俱眩，亦异才也！”（见《陶庵梦忆·跋二》）关于《西湖梦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于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张岱共写了七十二篇回忆西湖景点与名胜古迹的文章，每篇文章下，又采录了唐宋以来各名家的诗文，包括张岱自己的，数量多寡不一，有个别文章下，一篇都没有采录。可以说，这既是研究西湖历史的一部极翔实的资料书，又是一部游览西湖的极好的导游书。

《张子诗秕》是张岱的诗歌集。张岱对待诗歌创作，态度是极认真的。他在《雁字诗小序》中说：“余少而学诗，迨壮迨老。三十以前，下笔千言，集如风雨。逾数年而才气无所用之，逾数年而学问无所用之，再逾数年而性情亦无所用之。目下意色沮丧，终日不成一字。”（见《琅嬛文集》卷之一）至于张岱诗歌的风格，据他自述，是从学习徐渭、公安派袁宏道与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入手，而最终则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出现的。他在《琅嬛诗集序》中写道：“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而并学喜文长之中郎诗，文长、中郎以前无学也。后喜钟、谭诗，复欲学钟、谭诗，而鹿鹿无暇，伯敬、友夏（按，即钟、谭），虽好之而未及学也。……毅儒言予诗酷似文长，以其似文长者姑置之，而选及余之稍似钟、谭者。予乃始知

自悔，举向所为似文长者悉烧之，而涤骨刮肠，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乃向所为学钟、谭者又复不似。盖语出胞胎，即略有改移，亦不过头面，而求其骨格，则仍一文长也。余于是知人之诗文，如天生草木花卉，其色之红黄，瓣之疏密，如印板一一印出，无纤毫稍错。世人即以他木接之，虽形状少异，其大致不能尽改也。……古人曰：‘我与我周旋久，则宁学我。’”（见《琅嬛文集》卷之一）

本书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的一个选本，精选张岱诗词文加以解评。《西湖梦寻》中原文所采录之诗文，附于“新评”之中。为方便读者使用，未附“张岱年谱简编”、“张岱著作版本举要”、“《张岱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注）。书中不妥之处，诚望大家不吝赐教。

姜光斗

2008年6月



论张岱散文的特色(代序)

姜光斗

张岱的散文，在明末清初，成就最高。这决不是笔者一己之私见，几代文学史专家几乎都是这样看的。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二章》说：“天启、崇祯间的散文作家，以刘侗、徐宏祖及张岱为最著。……其所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作，殆为明末散文坛最高的成就。像《金山夜戏》、《柳敬亭说书》，以及状虎丘的夜月、西湖的莲灯，皆为空前的精绝的散文；我们若闻其声，若见其形，其笔力的尖健，几透出于纸背。”又如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七编·第四章》说：“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张岱是一个生活经历、思想情感都非常丰富的人。……他的诗文，初学徐文长、袁中郎，后学钟惺、谭元春，最终能不为前人所囿，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散文的成就尤为特出。其风格大抵以公安派的清新流畅为主调，在描写刻画中杂以竟陵派的冷

峭,时有诙谐之趣。《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中,都是忆旧之文,所谓‘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心绪是颇为苍凉,但着眼处仍是人世美好、故国乡土的可爱,洋溢着人生情趣。”

具体地说,张岱的散文,约有如下的特色。

第一,张岱的散文,涉及面很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底蕴深厚。举凡忠臣义士、巨宦豪绅、诗人画家、戏子名妓、花农工匠、说书艺人以至于道流缙素、灵怪鬼神等,无一不是他笔下活跃着的人物。举凡风景名胜、世俗民情、戏曲技艺、字画书籍、古木名花、彩灯烟火、古董珍玩以至于乳酪茶酒、土特产品等,无一不是他精心描写的对象。读张岱的散文,真如行走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

他写毫不起眼的人物,会让你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例如他是这样写花农金乳生的:

乳生弱质多病,早起不盥不栉,蒲伏阶下,捕菊虎,芟地蚕,花根叶底,虽千百本,一日必一周之。瘡头者火蚁,瘠枝者黑蚰,伤根者蚯蚓、蜒蚰,贼叶者象干、毛猥。火蚁,以釜骨、鳖甲置旁,引出弃之。黑蚰,以麻裹筋头捋出之。蜒蚰,以夜静持灯灭杀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猥,以马粪水杀之。象干虫,磨铁线穴搜之。事必亲历,虽冰龟其手,日焦其额,不顾也。青帝喜其勤,近产芝三本,以祥瑞之。(《金乳生草花》)

读后,使我们对这位辛勤劳作、爱花如命的花农永远忘怀不了,还附带使我们懂得了许多治理花卉害虫的方法。又例如他写一精于品茶的市井老人:

周墨农向余道闽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闽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婆一老。方叙话,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晚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汶水喜,自起当垆。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瓷瓯十馀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给我!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芥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曰:“惠水。”余又曰:“莫给我!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



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邪！”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淪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闵老子茶》）

从独特的待客方式中显示出此老朴直而怪异的个性，张岱与这位老人会面对话的场面简直就是极精彩的电影特写镜头。

又例如张岱写土特产品，他能够对各地的名产、特产如数家珍：

越中清饌，无过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则苳婆果、黄鬣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笋、塘栖蜜橘。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蛭、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鳊。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耿耿逐逐，日为口腹谋，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钱塘衣带水，犹不敢轻渡，则向之传食四方，不可不谓之福德也。（《方物》）

一口气点了十六七个地方的土特产品，如果不是知识丰富、阅历深广，并加以留心，怎么能记得了那么多呢？

张岱即使写灵怪鬼神也丰富多彩。例如《上天竺》篇写观音是多角度的。观音信仰在我国民间极普遍、极虔诚，而宣传观音显灵的佛典也极多，难怪张岱要多角度地将观音写得神乎其神了。又如《杨神庙台阁》写神的灵验也运用了多种手法。先是写人们禳灾侵，完全是现实的场景描写：“土人有小小灾侵，辄以小白旗一面到庙禳之，所积盈库。是日以一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长可七八里，如几百万白蝴蝶，回翔盘礴在山坳树隙。”而最后一句“如几百万白蝴蝶，回翔盘礴在山坳树隙”也有暗示神极灵验的作用。接着通过拾物必然归还的描写，则直接显示了神的灵验：“四方来观者数十万人。市枫桥下，亦摊亦篷。台阁上、马上有金珠宝石堕地，拾者，如有物凭焉，不能去，必送还神前。其在树丛田坎间者，问神，辄示其处，不或爽。”

第二，张岱的散文，充满激情，这能深深地感染读者。首先，张岱对于

圣贤伟人、忠臣义士极其崇敬，常使用各种描写手段来表达他的这种感情。如《孔庙桧》先写桧树的神异，此桧历几千年，枯而复活，焚而复生；再通过孔家人的话来挖苦江西张与凤阳朱：“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与江西张、凤阳朱而已。江西张，道士气；凤阳朱，暴发人家，小家气。”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写孔庙桧树的神异，实际上是写孔子的威仪，抒写张岱对孔圣人的崇敬。而敢于将帝王之家“凤阳朱”称之为“暴发人家，小家气”，固然体现了孔圣人的威仪，更体现了对朱明王朝的蔑视。而作为明代的作家张岱敢于将其写下来，也使人不得不佩服其勇气。如在《于坟》中，张岱借用陈继儒碑文来赞扬于谦：“大抵忠臣为国，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死，然后有豪杰之敢；不惜名，然后有圣贤之闷。黄河之排山倒海，是其敢也；即能伏流地中万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闷也。”张岱对于忠义冤死之士，搜集或编造了许多神话故事，以显示其忠魂不散，特别灵验，从而表达出他们对于忠臣义士的极其崇敬的心情，也抒泄了他惩恶褒贤的激情，对于关羽是如此，对于岳飞是如此，对于于谦更是如此。其次，张岱对于奸恶小人和生活腐败的豪绅巨宦，则采用各种写法予以鞭挞。如《岳王坟》中写到，岳坟前，用生铁铸了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的像，人们将其头颅击落。桧树代表秦桧，人们将其分尸。可见游人对这些奸人的仇恨，是何等浓烈啊！为国捐躯的人，人们永远崇敬。祸国殃民的人，人们永远痛恨。真是“泥塑岳侯铁铸桧，只令千载骂奸雄”（张岱《岳王坟》诗）啊！张岱在文中，既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也抒发了人民的感情。如《包涵所》揭露了包涵所这个官僚穷奢极欲的生活，认为他比石崇、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官僚、豪贵生活极度奢靡的现象极其普遍。张岱虽曾为贵公子，有过酒醉金迷的生活体验，但晚年穷困潦倒，有所悔悟，故对极度奢靡的生活现象是不满的。复次，张岱常常通过故宫黍离之感，抒写他怀恋故国的深情。如他在《陶庵梦忆·序二》中写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想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古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自嘲自解，自艾自叹，读后真会使人洒下同情之泪。又如在《柳州亭》中，他描绘了历经战乱后的荒芜凄凉景象后，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段感慨深沉的抒情语：“余于甲午年，偶涉于此，故宫离黍，荆棘铜驼，感慨悲伤，几效桑苎翁之游苕溪，夜必恸哭而返。”可以说，在张岱散文的绝大多数篇章中，都可以触摸到他的感情的脉搏。

第三，张岱极善于通过生活细节来突现人物的个性。如《陈章侯》篇



所写：

崇禎己卯八月十三，侍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蚤歸。章侯悵悵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卧耶？”余敕蒼頭携家釀斗許，呼一小划船再到断桥，章侯獨飲，不覺沾醉。過玉蓮亭，丁叔潛呼舟北岸，出塘栖蜜橘相餉，暢啖之。章侯方卧船上噓噓。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載我女郎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紈淡弱，婉慙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俠如張一妹，能同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就飲。移舟至一橋，漏二下矣，竟傾家釀而去。問其住处，笑而不答。章侯欲躡之，見其過岳王坟，不能追也。

封建社会的文人对年轻姑娘轻薄挑逗，而女郎表面柔弱文静，其实不仅能饮酒，性格还挺豪爽。后来，竟将喝剩下来的美酒全部倾去，真使陈章侯哭笑不得。寥寥数笔，张岱通过细节描写竟出色地勾画了两个人物形象，张岱真乃文章高手。又如《朱楚生》篇，写一位极有艺术造诣的地方戏曲女演员，多情、柔顺，但身世却十分凄惨：

楚生色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曲白有误，稍为订正之，虽后数月，其误处必改削如所语。楚生多坐驰，一往深情，摇颺无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晡烟生，林木窅冥，楚生低头不语，泣如雨下，余问之，作饰语以对。劳心忡忡，终以情死。

张岱淡淡几笔勾勒，就塑造了这样一个令人消魂、令人同情、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形象，真是大笔如椽啊！同是写女性，《王月生》写法又不同：此文善于通过人物肖像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的性格，如“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一日，老子邻居有大贾，集曲中妓十数人，群醉嘻笑，环坐纵饮。月生立露台上，倚徙栏楯，眇挺羞涩，群婢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等，又如将王月生比喻为“孤梅冷月”等。文章结尾的细节描写也很出色：“有公子狎之，同寝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噤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急走伺之，面赧，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蹇涩出二字曰：‘家去。’”这就更加突出了这个名妓冷峻寡言的个性。而《苏小小墓》则又通过人鬼恋爱的故事来描写苏小小这个南齐名妓对于爱情的渴望。

张岱对于说书艺人柳敬亭的性格塑造则是将细节描写与夸张性的场景描写结合在一起，从而起到了更好的效果：

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

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翦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齟舌死也。

张岱写人物，不仅能紧紧抓住其个性特征，且笔法灵活，富于变化，那就当然更能引人入胜了。

第四，张岱的不少散文，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如《天镜园》所写：

天镜园浴凫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层，坐对兰荡，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鱼鸟藻苴，类若乘空。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每岁春老，破塘笋必道此。轻舸飞出，牙人择顶大笋一株掷水面，呼园人曰：“捞笋！”鼓枻飞去。园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

又如《湖心亭看雪》所写：“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又如《冷泉亭》所写：“丹垣绿树，翳映阴森。亭对峭壁，一泓冷然，凄清入耳。亭后西栗十馀株，大皆合抱，冷阒暗樾，遍体清凉。秋初栗熟，大若樱桃，破苞食之，色如蜜珀，香若莲房。”再如《北高峰》中所写：“此地群山屏绕，湖水镜涵，由上视下，歌舫渔舟，若鸥凫出没烟波，远而益微，仅规其影。西望罗刹江，若匹练新濯，遥接海色，茫茫无际。张公亮有句：‘江气白分海气合，吴山青尽越山来。’诗中有画。郡城正值江湖之间，委蛇曲折，左右映带，屋宇鳞次，竹木云翳，郁郁葱葱，凤舞龙盘，真有王气蓬勃。”读了这些美文，观了这些美景，真令人心旷神怡，仿佛亲临其境一样，不禁要诗兴大发了。

第五，张岱极善于描写宏大热闹的场景。如《闰中秋》记载了张岱于崇禎七年闰八月中那天在戢山亭野餐轰饮的情景：

崇禎七年闰中秋，仿虎邱故事，会各友于戢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馀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诸酒徒轰饮，酒行如泉。夜深客饥，借戒珠寺斋僧大锅煮饭饭客，长年以大桶担饭不继。命小僮、芥竹、楚烟于山亭演剧十馀出，妙入情理，拥观者千人，无蚊虻声，四鼓方散。月光泼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云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炉、鹅鼻、天柱诸峰，仅露髻尖而已，米家山雪景，仿佛见之。



此文前半篇，写一次规模宏大的野外聚餐。有婁童，有声妓，歌声如潮涌，山为雷动，轰饮时酒行如泉，观者千人，连蚊虻飞那么微小的杂声都没有。可见场面的热烈。后半篇写散场后的寂静幽雅，极富诗情画意。而《虎邱中秋夜》则描写了虎邱在中秋节夜里万人齐集、歌吹沸天的热闹情景，场面更加宏大热烈：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婁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僮仆、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闻，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如此热闹繁杂的一个场面，张岱写来却丝毫不乱。文章从闹写到静，从人极多写到人渐少，从感官的刺激写到心神的领会，层层推进，直至“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的最高潮，便戛然而停住。张岱真善于摄人心魄！

写当时清明节上坟的风俗，张岱也使出了这种手段。如《扬州清明》：

扬州清明，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榖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席地饮酢。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靓妆藻野，炫服缦川。随有货郎，路傍摆设骨董古玩并小儿器具。博徒持小机坐空地，左右铺袍衫、半臂、纱裙、汗悦、铜炉、锡注、瓷瓿、漆奁及肩龕、鲜鱼、秋梨、福橘之属，呼朋引类，以钱掷地，谓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谓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处，人环观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箏。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